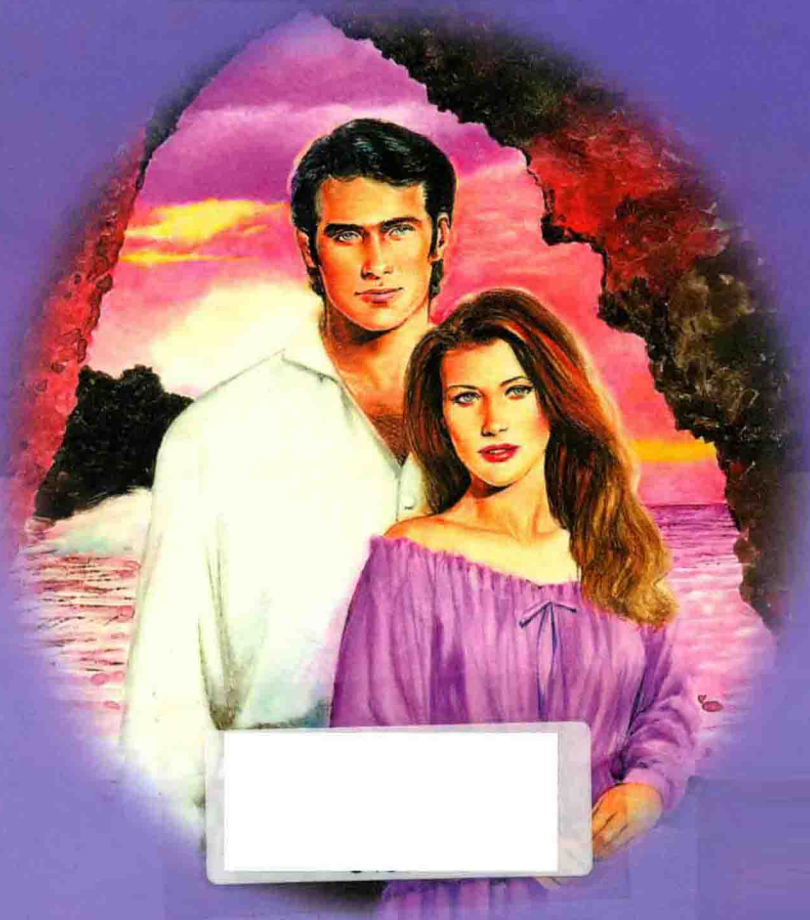




破碎的彩虹

Shattered Rainbows



Mary Jo Putney 瑪麗·喬·普特尼 著 孫秀蓮 譯



破碎的彩虹

Shattered Rainbows

Mary Jo Putney 瑪麗·喬·普特尼 著

孫秀蓮 譯

浪漫新典048

破碎的彩虹

SHATTERED RAINBOWS

原著：Mary Jo Putney

譯者：孫秀蓮

主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封面繪圖：施凱文

美術編輯：麥發強

校對：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

發行人：林子筠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104龍江路71巷15號1樓

E-mail: linpai@acer.net

電話：(02)2776 5889-0

傳真：(02)2771 2568

郵政信箱：0014980-9

發行字號：155-0000-0000

中文版發行版次：1999年5月

國際書碼：ISBN 957-491-027-X

排版者：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71巷15號1樓

本社法律顧問：蕭曉林律師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地址：60加冷布丁路 # 06-00新加坡349320郵區

Tel: 02-7472996 Fax: 02-7438636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定價：新台幣200元

Shattered Rainbows

Copyright © 1996 by MARY JO PUTNE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UTTON SIGNET

a division of PENGUIN BOOKS USA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Consulting, Ltd.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1999 LIN PAI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破碎的彩虹

Shattered Rainbows

Mary Jo Putney 瑪麗·喬·普特尼 著

孫秀蓮 譯

浪漫新典048

破碎的彩虹

SHATTERED RAINBOWS

原著：Mary Jo Putney

譯者：孫秀蓮

主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封面繪圖：施凱文

美術編輯：麥發強

校對：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

發行人：林子筠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104龍江路71巷15號1樓

E-mail: linpai@acer.net

電話：(02)2776 5889-0

傳真：(02)2771 2568

郵政信箱：0074980-9

發行字號：1-880-0000-0000

中文版發行版次：1996年5月

國際書碼：ISBN 957-401-077-X

排版者：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二四二號四樓

本社法律顧問：蕭維林律師

東南亞總代理：皇冠出版社

地址：60加冷布丁路 # 06-00新加坡349320郵區

Tel: 02-7472996 Fax: 02-7438636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定價：新台幣200元

Shattered Rainbows

Copyright © 1996 by MARY JO PUTNE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UTTON SIGNET

a division of PENGUIN BOOKS USA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Consulting, Ltd.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1999 LIN PAI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About this story

痛苦的過去折磨著楊麥格爵士，使他勇於追求危險，甚至樂意為他的國家付出他的生命。但是，在戰爭的陰影中，他面臨一個更加危險的威脅——愛上那位美麗的戰地護士，她救過他的性命，而且永遠不可能屬於他。

大家稱呼她為「聖女」，讚揚她的美德和無私的勇氣，但是，只有孟可玲知道她自己的人生充滿悲劇與瑕疵。在楊麥格身上，她看到她衷心渴望的力量與仁慈。可是，為了榮譽，她必須隱藏她的愛並離開他，即使在她終於擺脫苦澀的婚姻時，她仍然隱藏事實，因為她蕭瑟地了解她永遠不可能再成為任何男人的妻子。

然後，命運之神賜給可玲一份財富和一個頭銜，只要麥格願意假扮她的丈夫與她前往荒涼的康瓦爾小島。他勉強地答應這場假扮任務，但是，單純的旅程在展開之後，卻一步步帶領他們走向危險與背叛的迷宮，猛烈無比的激情和愛也隨之浮現，不容他們再次否認。

序幕

西元一八一六年六月

倫敦

她需要一個丈夫，迫切地需要。

孟可玲嚙回歇斯底里的笑聲，轉頭瞥視她剛剛離開的那棟建築。在看到律師的辦公室時，她立刻嚴肅起來。

這不是夢。在過去半個小時裡，突然冒出一個她從未聽說的祖父，而且可能給她一筆改善一切的遺產。她和艾美會有足夠的錢過舒適的生活，不必再去尋求那些僅夠餬口的工作。除了錢以外，還有一座古老的宅邸和島嶼，她的女兒會擁有光明的未來，也會有一些應盡的責任，不過，那不會是問題。可玲這一生一直在承擔沈重的責任。

現在，她只有一個問題。她必須說服這位新祖父相信她和她的丈夫可以勝任下一任的史廓爾領主與夫人。歇斯底里的感覺再次湧現，這次沒有笑聲。她應該怎麼做呢？

她抿緊雙唇。顯然她必須說謊。在律師的辦公室裡，她並未透露克林已在最近離開人世，但

是，在旁敲側擊下，律師表示她的祖父絕對不會考慮把可玲列為他的唯一繼承人。第二十七任的史廓爾領主不相信單身女人有能力治理他的島嶼，所以她必須找個男人冒充她的丈夫，然後努力說服她垂死的祖父指定她為其繼承人。但是，她能找誰呢？

答案立刻浮現：楊麥格爵士。

他一直是個好朋友，從未幻想自己愛上她。在他們最後一次見面時，他曾經允諾會在她有需要時隨時幫助她。

她知道去哪裡找他。他是公爵的兒子，也是勝戰英雄，常常出現在社交新聞上。楊爵士出現在倫敦，參加石特摩爾伯爵與夫人舉辦的宴會；楊爵士與范小姐在公園中騎馬；楊爵士護送美麗的伊夫人前往歌劇院。可玲常常在報上看到這些報導。

如果麥格願意幫忙，她就必須和他共處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表示她必須嚴厲地控制住她的感覺。不過，去年春天在布魯塞爾時，她已經設法做到，現在當然有能力再次做到。

更加糟糕的是，她將必須欺騙他。麥格覺得他欠她一大筆人情債。如果他知道她是財務窘迫的寡婦，可能會認為他應該竭盡全力幫助她，甚至認為最佳的協助方式就是向她求婚。當這個念頭升起時，某種特殊的不安感覺在她肋下某處騷動。

但是，麥格永遠不會接受她和克林的那種婚姻。任何正常的男人都不會。她也不可能透露她有多麼失敗，即使只是想到，她的胃就會開始打結。最簡單也最安全的做法就是，讓他以為克林仍在人世。

前往石特摩爾伯爵宅邸是一段漫漫長路。在抵達那裡時，她一定會擬好她的謊言。

經歷了一整天的震驚與不愉快之後，楊麥格走進石特摩爾伯爵宅邸，門房送上一張名片。「有一位女士正在等待見你，爵爺。」

麥格的立即反應是不耐煩，然後，他瞥了一眼那張名片。孟克林太太。

老天爺，是可玲。只要想到她在這裡，和他在同一個屋簷下，就足以令他迫不及待，甚至差點忘記詢問她在哪裡等候。在門房回答之後，麥格立刻大步走向小沙龍並推開門。「可玲？」

她正凝視著窗外，但是，在他走進時立刻轉過身子。她的髮型簡單、衣著樸素，但反而更加襯托出她的美麗。

他們分手時，他曾經暗中祈禱永遠不必再見到她。去年，他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嘗試忘記她。但是，現在她就在這裡，他再也不在乎以後必須付出什麼代價。看著她，就像是在礦坑裡吸進一口新鮮的空氣。

她不安地說道：「很抱歉來打擾你，麥格爵士。」

他花費片刻時間控制住自己，然後走向她。「我們有這麼生疏嗎，可玲？」他輕鬆地說道。「很高興看到妳。妳仍然明艷照人。」

他握住她的雙手，有點擔心他會做出什麼不可原諒的事情，幸好這一刻瞬間即逝。他輕吻她的臉頰——純友誼式的親吻。

放開她的手，他退開身子，保持安全的距離。「艾美怎麼樣？」他強迫自己補充道：「還有克林？」

可玲嫣然而笑。「艾美很好。你可能認不得她了。我發誓她在去年春天後至少長高三英寸。克林——」她猶豫片刻。「還在法國。」

她的語氣平和，在提起她的丈夫時似乎一向如此，令麥格不得不佩服。「我真沒禮貌，」他說道。「請坐，我馬上叫僕人送茶來。」

她低頭注視緊握的雙手。她的側影甜蜜如聖女。「我最好先表明我的來意。我需要一個相當不尋常的協助。在聽清楚之後，你——你或許會想要把我丟出去。」

「永遠不會，」他輕聲說道。「我欠妳一條命，可玲。妳可以要求我做任何事情。」

「你太抬舉我了。」她抬起視線，在黑色睫毛的襯托下，美麗的藍眸更顯得晶瑩。「我恐怕……需要一個丈夫；一個暫時代理的丈夫。」

西元一八一二年六月

西班牙 沙拉麥卡

白髮蒼蒼的外科醫生疲憊地擦拭額頭，留下一抹血漬，審視著躺在手術枱上的男人。「你確實把自己搞得一團糟，上尉，」醫生說道，帶著明顯的蘇格蘭口音。「從來沒有人告訴過你千萬不要用你的胸膛去擋砲彈嗎？」

「恐怕是沒有。」楊麥格爵士僵硬地低語。「在牛津，他們只教授學術課程，不教人生實務。或許我當初應該去唸軍校。」

「對我而言，能否取出所有碎片，實在是一大挑戰，」醫生口氣愉快地說，令人毛骨悚然。「喝些白蘭地吧，然後我就得開始幹活了。」

一個酒瓶湊向麥格的唇，他強迫自己盡可能喝下那濃烈的酒液，希望自己能夠喝個爛醉並完全失去意識。

麥格喝完之後，醫生割開殘存的外套與襯衫。「你的運氣好得令人吃驚，上尉。如果那個法

國佬沒有裝錯火藥，你現在早已粉身碎骨，連身分都無法辨認了。」

金屬摩擦的可怕聲響傳來，醫生在麥格的肩膀挖擠。痛楚刺向麥格，他咬住下唇，直到流血。在醫生暫時停止時，他無力地問道：「戰役——贏了嗎？」

「我相信是，據說法軍正在全速撤退。你們這些年輕人又戰勝了。」醫生開始挖掘下一個碎片。

麥格鬆了一口氣，允許自己向黑暗臣服。

麥格無法順利地恢復意識，飄浮在苦惱的汪洋中，感覺他的意識麻痺、視線模糊，每一次呼吸都帶來戳刺胸膛和肺部的劇痛。他躺在權充戰地醫院的穀倉角落裡，雖然四周一片漆黑，看不清任何事物，卻聽得到此起彼落的呻吟和粗重的喘息，告訴他地面上必然排滿受傷的男人。

酷熱的白天消失，由寒冽的夜晚取而代之。一條粗呢毯蓋住麥格纏滿綑帶的上身，事實上，他並不需要它，因為他正在發高燒，而且口渴無比。

他想起位於威爾斯的家園，猜想他是否會再次見到那些翠綠的山上，或許沒有機會了。血肉之軀畢竟抵擋不了砲彈。

死亡的可能帶來心靈的平靜，因為它能夠釋放他，讓他永遠不必面對那個不可能解決的兩難困境，當初他來到西班牙，就是想要忘記他和凱玲的不倫之戀，更想逃避他自己曾經許下的可怕諾言。

他略帶好奇地猜想有誰會懷念他。他的軍中袍澤當然都會，但是，他們早已習慣爲國捐軀的同伴，在一天之內，他就會成爲「不幸的老楊」——另一個陣亡者而已。他的家人都不會爲他難過，只會氣憤必須放棄平日的華服，穿上醜陋的喪服。他的父親艾柏頓公爵會在口頭上說句上帝意旨難以拂逆的體面話，但在心中竊喜終於擺脫這個討厭的小兒子。

如果有任何人會因他的去世而感覺真正的哀傷，必然是他的老朋友洛恩和瑞夫。當然嘍，還有尼克，但是，他無法忍受想起尼克。

一個女人的聲音打斷他蕭瑟的思緒，清亮的聲音有如威爾斯的山泉。多麼奇怪，英格蘭的女士怎麼會出現在這種地方？一定是某個隨夫出征的堅毅女性吧！

她柔聲問他。「你要喝水嗎？」

他無法說話，只能點個頭，一條手臂托高他的頭以便餵他喝水，清新的薰衣草香從她身上傳來，使他暫忘傷痛與死亡的氣息。光線太暗，看不清她的臉孔，但是，她的臂彎溫暖而柔軟，如果他能移動，一定會把臉埋進她柔軟的懷中，然後，他就可以安詳地死去。

他的喉嚨太乾，無法吞嚥，清水溢出他的嘴角，滑下下巴，她真誠地說道：「對不起，我不應該給你這麼多。我們再試一次。」

她斜斜拿高水瓶，只有幾滴水流進他乾裂的雙唇之間，他設法吞嚥，消除喉嚨裡的炙熱。她耐心地餵他喝下更多，每次一點點，直到難耐的乾渴終於消失。

他再次能夠說話，低聲說道：「謝謝妳，夫人，我……感激之至。」

「不必客氣。」她把他放回草榻上，站起身子，走向隔鄰的病榻。片刻之後，她哀傷地用西班牙說道：「願神與你同在。」

她離開之後，麥格再次陷入昏迷，只在依稀之間注意到鄰榻的屍體被移走，然後另一個傷患很快被擺上去。

新到者昏迷不醒，一再囁語著。「媽、媽，妳在哪裡？」聲音顯示他還非常年輕，而且害怕至極。

另一個聲音從麥格榻尾傳來，是那位蘇格蘭醫生。「找孟太太來。」

「你親口要她回家去，康醫生，」小兵懷疑地說道。「她已經累壞了。」

「如果她知道這個男孩在這種情況下死掉，一定不會原諒我們。快去找她。」

不知道過了多久之後，麥格聽到女人裙裾移動的窸窣聲。他睜開眼睛，看到一個女人穿過穀倉朝他走來，醫生提著燈籠陪在她身旁。

「他叫吉姆，」醫生低聲說道。「來自東英格蘭的某地，好像是薩福克吧。小男孩的膽囊被子彈擊中，支撐不了多久了。」

那個女人點點頭。雖然麥格的視線仍然模糊，卻看到她好像有西班牙人的黑髮和鵝卵形臉孔，不過，她的聲音絕對屬於那位先前餵他喝水的女士。「吉姆，孩子，是你嗎？」

那個男孩停止囁語，顫抖地歎口氣。「噢，媽，媽，我好高興妳來了。」

「我很抱歉拖這麼久，吉姆。」她在男孩的草榻旁跪下，俯下身子親吻他的臉頰。